



目录

1

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2

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3

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4

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成为国际共识

5

叙利亚当前形势仍不乐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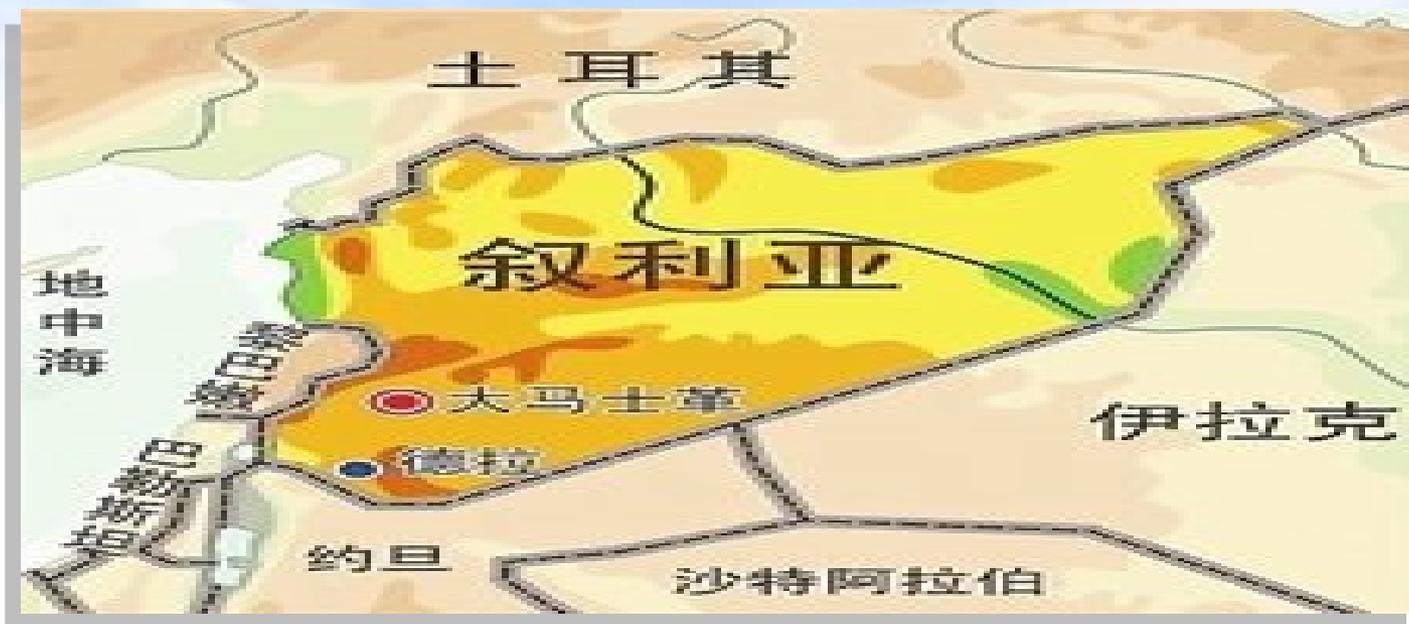
6

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2015年12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旨在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的2254号决议。在联合国推动下，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之间的和平谈判也于2016年1月正式启动。

联合国决议及随后的停火无疑让人们看到了叙利亚和平的曙光。但是，2254号决议能否给叙利亚带来真正的和平，当前的停火是否会像此前各种停火协议一样无疾而终，恐怕仍是无数叙利亚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重大疑问。





当前，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已成为了国际社会和舆论广泛关注的一个重大国际问题。自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旨在推翻巴沙尔独裁政府的内乱以来，各反对派群雄并起，库尔德人也乘机起势，尤其是ISIS的异军突起使得叙利亚局势雪上加霜，混乱不已。

持续五年多的战乱，已使约27万叙平民百姓死于非命，伤及人数超百万；约480万民众沦为国际难民，上千万民众背井离乡成为国内难民；经济损失更是无法评估。叙利亚也沦为地区动乱的主要策源地，巨大的难民潮威胁着欧洲和世界的稳定，使国际社会认识到解决叙危机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一、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一) 叙利亚地缘位置非常重要

叙利亚位于地中海东岸，人口约2300万。但它却因为独特的战略位置和地区影响而被称为“最大的小国”，在中东政治生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一) 叙利亚地缘位置非常重要

首先

叙利亚对中东和平进程有重大影响。在埃及和约旦先后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后，叙利亚是仍与以色列维持战争状态的阿拉伯国家，对解决阿以冲突问题有关键性影响；在叙利亚有大量的巴勒斯坦难民，几乎所有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总部长期设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使叙利亚对巴以和平有着重大的影响；与黎巴嫩真主党关系密切，是对黎巴嫩政局影响最大的外部势力之一。

一、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一) 叙利亚地缘位置非常重要

其次

对地区政治格局和宗教平衡的影响。叙利亚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与伊朗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的国家。中东大多是伊斯兰国家，主要分属于逊尼派和什叶派。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导致什叶派在伊拉克政治中崛起，使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派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什叶派势力从伊朗扩大到了整个海湾北岸，与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形成了所谓的“什叶派新月带”，对传统的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形成进攻的态势，结成中东地区反对美国、以色列的激进势力阵营。

一、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一) 叙利亚地缘位置非常重要

最后

对外部大国在中东地区争夺势力的影响。叙利亚长期是前苏联的地区盟友，也是俄罗斯重返中东战略倚重的重要前进基地。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与叙利亚签订了俄舰队驻扎叙利亚军港的军事协议。俄黑海舰队司令曾表示，地中海是黑海舰队活动的重要舞台，应该恢复在那里的永久驻扎。目前，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唯一保持军事存在的国家。

一、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二)
爆发
内战
原因

- 1. 教派矛盾
- 2. 家族政治
- 3. 西方干涉



一、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二) 爆发内战的原因

1. 教派矛盾。

叙利亚爆发动乱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内深层次矛盾，特别是教派矛盾的爆发。叙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教派国家。居民中85%信奉伊斯兰教，14%信奉基督教，其中，伊斯兰教逊尼派占80%（约占人口的68%），什叶派占20%，在什叶派中阿拉维派占75%（约占人口的11.5%）。叙利亚的统治形式是典型的少数宗教派别统治多数宗教派别的国家，阿萨德家族是属于占人口只有不到12%的阿拉维派，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逊尼派并不甘心受阿拉维什叶派的统治，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要代表的逊尼派曾多次进行反政府的斗争。



一、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二) 爆发内战的原因

2. 家族政治

叙利亚与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周边邻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经历非常相似。在政治方面，巴沙尔被视为是“开明、温和”的，但毕竟是通过“子承父业”，延续了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40多年的统治。执政以来，巴沙尔曾多次表示要进行“变革”，但力度远远没有满足人们的期望。叙利亚也面临着经济低迷、贫富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全家福
前排为哈菲兹·阿萨德和妻子，后排从左至右分别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四个儿子和女儿。

一、叙利亚内战的原因

(二) 爆发内战的原因

3. 西方干涉

叙利亚战略位置突出，位于中东心脏地带早在冷战时期，叙利亚就同苏联交好，成为苏联在中东的主阵地，美国长期视叙利亚为眼中钉，恨不得拔之而后快。况且叙利亚是美国在中东战略盟友以色列的宿敌，巴沙尔政权一直被认定为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等“反美”武装和组织的幕后支持者，叙利亚已然成为美国在中东的最大障碍。美国及盟友均想借“颜色革命”的“东风”推翻阿萨德政权，清除美国长久以来地缘政治上的对手和障碍，顺利实施中东计划，巩固由西方主导的中东秩序。



二、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始于“阿拉伯之春”的叙战乱至今已六年了。叙战乱后，美欧和一些地区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执意要推翻叙总统巴沙尔政权，或对叙战乱采取放任的态度，或暗中推波助澜，从而使叙战乱持续不断。战乱不但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难民潮，还为滋生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培育了沃土。现在的叙利亚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ISIS”的老巢，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前来参战的“圣战者”。



二、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叙利亚持续战乱产生的叠加外溢效应不仅威胁着地区的稳定，还在快速地向欧洲以及世界各地蔓延，已成为了影响地区和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主要策源地。2015年“叙难民潮”对欧洲的冲击、欧洲频发暴恐事件和俄罗斯参与叙反恐军事行动使叙战乱局势到了“拐点”，改变了叙战乱局势发展的轨迹。



二、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一) “难民潮”加剧了欧洲社会的各种矛盾

近年来，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持续战乱，形成了大量难民，因地理相近，使欧洲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大量难民涌入的压力。2015年，据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统计，经由地中海和陆路前往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和移民总数超过100多万，是欧洲自二战以来经历的最严峻的难民危机。



二、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一）“难民潮”加剧了欧洲社会的各种矛盾

欧洲近年来状况不佳，经济复苏乏力，通货紧缩；失业高企，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前线”和“中转”国家深陷债务危机，财政捉襟见肘，寅吃卯粮。许多国家和民众对叙利亚危机带来的大规模难民潮心态纠结：欧洲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强调，欧洲需要移民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然而许多欧洲民众却担心这些穆斯林的到来会威胁欧洲，甚至拒绝承认在欧洲出生、长大的穆斯林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人”，更不想给予他们和自己同等的待遇。面对着汹涌而来的难民潮，这些国家也顾不得“人权”“自由”等原则，纷纷建起阻止难民涌入的铁丝网和隔离墙。



二、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一) “难民潮”加剧了欧洲社会的各种矛盾

《申根协议》曾被誉为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但自2015年以来，申根区26国已有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典、挪威、丹麦和比利时等国先后恢复了临时边境检查。这些措施不仅使欧盟一体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同时还加剧了欧盟成员国内部矛盾，使欧洲各种疑欧、脱欧势力抬头，一些极端排外的右翼政治势力也借机甚嚣尘上。



二、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二) 恐怖袭击事件使反恐成了欧洲安全、外交和政治最优先考虑的重点

2015年11月和2016年3月发生在巴黎和比利时的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西方世界，使欧洲民众切身感受到了“ISIS”带来致命威胁。据欧盟刑警组织估计，在中东地区接受训练后返回欧洲的欧洲公民数量在3000—5000人之间，“欧洲正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



二、 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二) 恐怖袭击事件使反恐成了欧洲安全、外交和政治最优先考虑的重点

巴黎遇袭之后，欧美各国一改此前不瘟不火的态度，纷纷加大了对“ISIS”的军事打击力度，并开始认真考虑从根本上应对“ISIS”的挑战。安理会通过2254号决议的前一天，17国财长们在纽约一致通过决议，将“ISIS”和“努斯拉阵线”列入了国际恐怖组织制裁名单。决议要求国际社会停止与二者之间的任何金融合作，包括“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尤其是石油与石油制品以及文物等。



二、 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二) 恐怖袭击事件使反恐成了欧洲安全、外交和政治最优先考虑的重点

俄罗斯在叙打击“ISIS”的军事行动逆转了叙利亚局势。

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以极端组织击落俄航客机为由，对叙利亚境内的“ISIS”等恐怖组织目标展开了密集的空袭行动。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在客观上，俄罗斯军事介入叙战乱产生的结果是在重创“ISIS”等恐怖组织的同时，逆转了巴沙尔政权的败势。



二、 叙利亚战乱到了“拐点”

(二) 恐怖袭击事件使反恐成了欧洲安全、外交和政治最优先考虑的重点



在半年多的空袭活动中，俄军共完成了9000多次空袭任务，捣毁了极端组织的大量军事装备和重要基础设施，成功地阻断了叙境内恐怖分子的物资保障并切断了恐怖组织从境外获得补给和增援的途径。俄罗斯参与叙利亚问题的目的并不全是为了打击“ISIS”，而是通过巩固巴沙尔政权来维护俄罗斯利益。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政治解决叙危机现虽已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但其前景并不明朗,过程诡异多变。持续战乱的叙利亚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将几乎所有域内外大国和各种势力和思潮卷入其中。它已被视为决定未来中东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变量,涉及地区各国间政治、教派力量的重塑,相关国家安全环境的构建,更关系到域外大国在地区势力范围的消长,同时还影响着国际社会“反恐”斗争的走势。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目前，在叙问题上，域内外大国形成了以俄罗斯为首的“挺巴（沙尔）”和美国为首的“倒巴”两大阵营，前者主要是俄罗斯和伊朗；后者主要有美欧、沙特和土耳其等。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在两大阵营中，域外大国与地区大国在叙问题上，尤其是在巴沙尔去留问题上因利益差异，在态度上还是有细微的区别。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一）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受挫，骑虎难下

叙利亚危机发展到今天，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不无关联。且不说美国伙同盟国在国际舆论、武器装备、经济援助上对叙反对派大开绿灯，单就叙利亚危机的爆发和升级来说，美国及其主导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最大动因。可以说，推翻叙利亚现政权对于美国实施中东计划有着多重战略目标。一是打击对手和清除障碍。二是遏制俄罗斯的需要。然而，美国及西方的“一箭双雕”计划却陷入窘境。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一) 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受挫，骑虎难下

从美国角度看

一是美国没有摆脱经济危机影响，如介入中东乱局，可能再次陷入财政危机，引发国内和全球经济下滑。

二是美国深受两场战争带来全球公共外交形象危机影响。克制对外武力运用，寻求盟友支持和软实力输出。但中东复杂宗教文化，使其资本主义制度和西式民主输出效果不理想。

三是美国没有完全做好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准备。一旦叙现政府倒台，有可能引发中东更大的动乱。对美国的中东利益产生影响。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一）美国的大中东计划受挫，骑虎难下

当初，美欧认定巴沙尔政权在“阿拉伯之春”大潮的冲击下，会很快垮台。因此，为树立支持“自由”“民主”的形象，挤压俄罗斯和伊朗的战略空间，美欧纷纷宣布巴沙尔“失去了合法性”，大力扶植叙反对派。但叙局势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反对派武装不成气候，恐怖主义借机猖獗肆虐，更可怕的是叙持续动乱的叠加外溢效应正严重威胁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目前，美欧在巴沙尔必须下

台的立场虽没有松动，但已不再坚持巴沙尔在过渡期下台，而是争取在此问题上与俄罗斯达成双方都能体面接受的方案。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二）俄罗斯“强力介入”，军事手段为实现政治目的

叙利亚危机发生四年多以来，俄罗斯意识到观望和调停不仅没有阻止局势的持续恶化，反使叙政府和俄罗斯陷入被动，俄罗斯的国家利益面临严峻考验。其选择介入叙利亚危机有其多方面的战略考量。

1

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需要。

2

维护俄罗斯战略空间安全的需要。

3

维护和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需要。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二）俄罗斯“强力介入”，军事手段为实现政治目的

从目前来看，俄罗斯的军事介入大大缓解了叙利亚政府军的战场压力，扭转了叙利亚战场形势，同时干预了美国及西方对叙利亚的既定政策，掌握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动权。但是，美国对叙利亚局势发展依旧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西方加大对反对派的支持力度或者实行有限度的出兵，俄罗斯有可能陷入长期的叙内战泥潭。基于这种情况，俄罗斯并没有恋战，在达到了上述目的之后，见好就收，2016年3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金颁布命令，决定自3月15日起从叙利亚撤出主力部队。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二）俄罗斯“强力介入”，军事手段为实现政治目的



俄罗斯因乌克兰问题与美欧关系紧张，受到美欧制裁，经济困难，有与美欧改善关系的需要。应看到，叙利亚虽对俄罗斯有重大战略利益，但并不是核心利益，如能保持住其在叙主导地位，俄罗斯愿意在叙问题上与西方大国展开博弈。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巩固了巴沙尔地位，但同时也并不愿意看到反对派被彻底打败，似乎更愿意将叙问题作为一个能兼顾美欧利益又能与美国互动的平台。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三）伊朗、沙特等地区大国立场对立，不可调和

地区大国的能量在于他们既能有效地牵制域外大国的互动，同时还可直接影响叙局势的发展。相比域外大国而言，地区大国目前已在叙“零和”游戏的恶圈中陷得太深，回旋余地有限。



2015年第15期 作者：李国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盛玮 王寅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三）伊朗、沙特等地区大国立场对立，不可调和

在中东各国当中，伊朗目前是在打击“ISIS”问题上态度最为坚决的中东国家之一。叙在伊朗地区安全战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被伊朗视为核心战略利益。为保住巴沙尔政权，伊朗在叙不遗余力，投入大量财力、物力，甚至包括派出革命卫队和盟友“真主党”参战，死伤多达近万人。因此，保住巴沙尔或确保一个亲伊朗的叙政权是伊朗在叙问题上的底线。

伊朗是巴沙尔政府
最坚定的支持者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三）伊朗、沙特等地区大国立场对立，不可调和

沙特视伊朗为最大外部威胁。自从伊拉克转变成什叶派主导下的政权后，特别是2015年伊朗核问题达成协议之后，逊尼派阵营更为担心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会继续上升。推翻巴沙尔可削弱伊朗势力，将伊朗排挤出阿拉伯心脏地区，提升沙特安全保障和政治威望，从而改变双方竞争态势。因此，对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来说，推翻巴沙尔政权仍是其当前的首要目标。

沙特是反巴沙尔政权的主要支持者



三、叙利亚乱局中的美俄博弈

(四) 土耳其立场动摇

土耳其属逊尼派国家，和叙利亚关系一向不睦，但他不希望巴沙尔政权立刻倒台。库尔德人一直是土耳其的心头之患，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土耳其既反对俄罗斯联合巴沙尔政权反恐，又反对西方国家联合库尔德人打击“ISIS”的做法。由于对叙局势的误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将土耳其带入了困境，并付出了沉重代价。



四、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成为国际共识

（一）安理会通过解决叙危机的第2254号决议

叙危机叠加外溢效应和国内战局的变化促使美俄再次联手推动政治解决叙危机。2015年11月14日，在美俄共同主导下，由三大国际组织、安理会“五常”等17国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外长会议首次在日内瓦认真地讨论了解决叙危机问题。在美国的坚持下，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第一次应邀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成了叙战乱以来国际社会就叙问题召开的最具代表性、最权威的一次会议。



四、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成为国际共识

（一）安理会通过解决叙危机的第2254号决议

会议在政治解决叙危机问题上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共识，为叙政治过渡确定了指导原则，制定了政治过渡期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具体为叙政府与反对派自2016年1月初启动和谈，并在6个月的期限内成立一个可信、包容和非宗教的权力机构，为起草一个叙新宪法确定日程表和进程。

在之后18个月内，根据新宪法，叙民众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自由公正的大选。值得注意的是，该重要共识并没有提及叙总统巴沙尔的去留问题，这被认为是美俄间达成的重要妥协。



四、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成为国际共识

（一）安理会通过解决叙危机的第2254号决议

“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还明确支持叙政府和反对派在《日内瓦宣言》的基础上、在联合国为过渡采取最初步骤后，立即着手实施全国范围内停火。

2015年12月18日，安理会一致通过了解决叙危机的第2254号决议（2015），确认了政治解决叙危机的“路线图”和所达成的“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宣布叙和谈于2016年1月25日开始。

里程碑



四、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成为国际共识

（二）启动和谈

为整合四分五裂的叙反对派与政府进行谈判，2015年12月10日，沙特邀请了部分叙反对派成立了总部设在利雅得的“叙利亚反对派和谈领导机构”。刚成立的叙反对派和谈领导机构对参加和谈提出一些先决条件：叙政府军停止轰炸和解除对一些地区的围困，允许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这些地区，释放被政府关押的反对派人员。因叙反对派提出的先决条件，使启动和谈的期限一拖再拖。



四、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成为国际共识

（二）启动和谈

在美国的压力下，叙反对派搁置了参加和谈的先决条件，从而使叙政府与反对派就政治解决叙危机的首轮和谈终于在2016年1月底正式开始。在首轮和谈中，双方就国际社会关注的向围困地区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达成了一些共识。自叙和谈启动以来，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虽分别与叙政府代表和反对派代表举行了多轮会谈，但进展甚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巴沙尔总统的去留问题。



四、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成为国际共识

(三) 各方达成停火协议

2016年2月12日，在“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第四次外长会议上，有关各方在向叙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在叙暂停敌对行动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叙各派间的战斗并没有停止。

2月22日，美俄就叙停火细则和监督机制达成协议，于27日零时正式生效。美俄成立了由两国联合负责的停火监督小组，要求叙各武装派别须向美国或俄罗斯停火监督小组申请停火，并同意参加和谈。2月26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核准该停火协议。



五、叙利亚当前形势仍不乐观

叙利亚当前的态势十分复杂，“ISIS”和“胜利阵线”仍占据全国近三分之二的领土，拥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叙利亚自由军等鱼目混杂的反对派控制着中部的伊德利普省，并各自为政；库尔德武装控制着阿勒颇东线；巴沙尔政府十多个旅的政府军和部分民兵自卫队，以及真主党武装、伊朗军事顾问团等，控制着包括大马士革南部、霍姆斯、塔尔图斯及一直延伸到叙土边境的战略地带，同时也武力发起强有力的进攻收复失地。



五、叙利亚当前形势仍不乐观

自美国与俄罗斯2月22日就叙利亚冲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协议以来，叙境内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近来，叙利亚多地发生袭击事件，多支反对派武装宣称退出停火协议。在安全形势恶化最为严重的北部城市阿勒颇，政府军与活跃在当地的反对派武装、极端组织频繁向对方控制区发动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五、叙利亚当前形势仍不乐观

尽管联合国有关恐怖组织名单上只有“ISIS”和“胜利阵线”，但各方仍有自己的认定。在土耳其眼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就是“恐怖组织”；在沙特看来，什叶派的巴沙尔政府就是“恐怖组织”；而巴沙尔政府认为各类反对派与“ISIS”没有区别。重要的是，恐怖组织特别是“胜利阵线”与叙各反对派所控制的区域多有重叠，继续打击恐怖组织很可能重新引发冲突扩大，而且很多具有伊斯兰色彩的反政府武装倒戈转向恐怖组织也是很容易的事。所以，虽然目前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叙利亚前景仍很暗淡。



该图片由 临泉之树 上传到 club.china.com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根据2254号决议，叙利亚内战各方已经初步实现了停火，并在2016年初开启了政治对话。在此后六个月内，叙利亚将在联合国监督下实现“自由、公平的选举”，组建一个具有充分包容性的跨教派过渡政府，并制定一部宪法。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叙利亚未来前景如何，关键就在于协议的实施情况，特别是如何在实施过程中破解一系列内在难题。

巴沙尔的去留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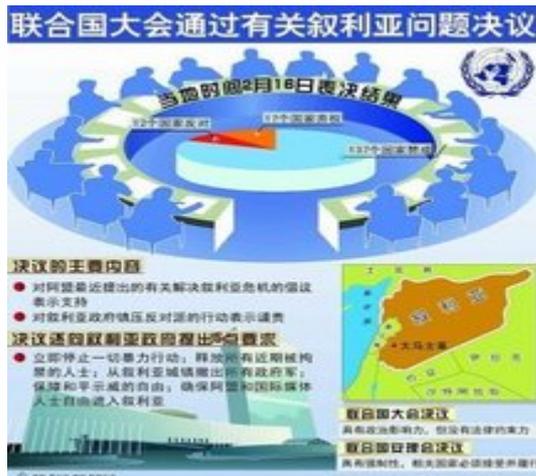
反对派代表性问题

在不同区域内贯彻决议问题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一是巴沙尔的去留问题。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在“政治过渡”这一核心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叙政府认为“政治过渡”是从目前的宪法过渡到新宪法，从目前的政府过渡到有反对派参加的新政府。而在叙反对派看来，“政治过渡”意味着巴沙尔下台。2254号决议暂时回避了巴沙尔政权去留问题，这一方面是为了达成协议而求同存异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阵营和美西方国家之间对于未来叙利亚大选有着不同的理解。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在俄罗斯阵营看来，巴沙尔政权之所以能多年屹立不倒，说明其在国内还有一定执政基础。与拥有实际执政经验且组织严密的巴沙尔政权相比，反对派不过是一盘散沙，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组织起来参加选举。



美西方国家和反对派阵营则认为，在一个“自由、公平”的选举中，阿萨德政权很难存活下来。从叙利亚人口结构看，目前逊尼派约占总人口的74%，而由阿拉维派、伊斯玛仪派、十二伊玛目派组成的什叶派人口只有13%。在教派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口数量上的天然劣势可以轻而易举地让阿萨德失去选举。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在各方对于选举存在不同理解和预期的情况下，任何期望通过一场选举来结束叙利亚冲突的看法都是不现实的，因为任何一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轻易地推翻选举结果。即便届时顺利进行了选举，如何妥善安置选举中失势的一方也是不小的挑战。一旦处置失当，选举结果就可能会失去意义。但不管怎样，这样的努力毕竟给叙利亚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值得关注 and 期待。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其次是反对派的代表性问题。尽管反对派各方于2015年12月初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了协调，但这些反对派究竟能否担当起与阿萨德政权进行谈判的大任目前还很难说。面对鱼龙混杂的反对派势力，无论俄罗斯还是西方国家都不希望那些与恐怖势力有牵连的“圣战”组织参与到谈判中来。但在各种力量不断分化组合的叙利亚战场，要想甄别反对派与国际“圣战”组织之间的牵连并非易事。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最后是如何在不同区域内贯彻决议的问题。目前而言，在巴沙尔控制区或非“ISIS”和“努斯拉阵线”控制下的叛乱区内，执行决议似乎并不困难。然而，在那些与“ISIS”或“努斯拉阵线”势力结盟的叛乱区域，协议能否得到有效实施还是个未知数。由于此类武装力量没有被包括在和平进程内，要想在其控制区内实现和解肯定会面临很大困难。如果协议得不到彻底执行，脆弱的停火就会被打破。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目前看来，叙危机的解决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反反复复的进程。它不仅需要域外大国的互动，还需要地区大国互动，在互动中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兼顾各方的利益，从而实现“双赢”。在解决叙问题上，“零和”思维、赢家“通吃”是难以实现的。解决叙利亚危机更需要“耐心、时间和智慧”。



六、从关键问题入手，实现叙利亚和平

中国政府主张：无论是过渡政府组成还是未来的选举，都是叙利亚的内部事务，应由叙利亚人民自己决定。

中方希望在这一事关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定的问题上更好地发挥劝和促谈作用，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提供中国的智慧、方案、思路和举措。



“和平”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愿望

thank you!
再见!

